

武俠小說 琥珀連環

第三集

徐春羽 著

回

鐵馬鈴鐺群雄盛會
妖人巨測一老解圍

第二集琥珀連環說到翟鐵峰，石猛，胡成，帶着狄守寧，葛天翔，鄭家燕來到辰州府，方才棄舟登岸，却見有人送來一信，見過周坦，跟着巧遇龍法師，龍法師敗走，大家正在商量快走，躲開是非之地，忽然又有人送信來，翟鐵峰把信打開一看，只看上面寫的是：「適聞之舉，確爲頑徒劣跡，已嚴懲之。諸公古道，極可欽佩，謹備饕餮，敢邀一叙，藉釋前嫌，想諸公磊落，定能惠我。」底下寫着兩個小字是藉同。胡成道：「如何？你們看鬧出事來沒有？」翟鐵峰道：「這也沒什麼，他願杯酒言歡，未見便不是好意，咱們又何必多疑呢？」胡成搖頭道：「恐怕未必便是這樣吧，這個姓藉的，可不是什麼好惹的，咱們大家又不是不知道這種教派的規矩，雖說這回事，完全是他們沒理，可恐怕他們不肯就此認錯服輸，本來他們真要是一認錯，這塊地方他們就不能再留連存身，他們打出一個碼頭，並非易事，焉能就此罷手？現在事已至此，別的話都可不說，咱們就商量是去是不去？去是怎麼去？不去是怎麼去？」

麼走？」石猛道：「咱們乾脆就是怎麼去？不去那是丟人的話，我姓石的頭一個就不能辦。」胡成一笑道：「好，就那末辦。」說着向那夥計道：「人家送信來的，走了沒走？」夥計道：「還沒有走。」胡成道：「你把他找進來。」夥計答應出去，不多一時，同進一個人來，只見這人是個長工打扮，長得像貌却十分兇惡，一見胡成，便雙手一垂道：「大爺有什麼吩咐？」方才那封信大爺您已然看見了嗎？有什麼回信，可以帶回去？」胡成道：「信我們也不寫了，你回去告訴諸大爺，我們一會兒就到，有什麼話當面再說。不過諸大爺住在什麼地方？我們都還沒有打聽，你可以告訴我們一聲兒，省得我們一會去找，再找錯了門兒。」那人道：「諸位大爺，肯得賞臉，那是再好沒有了，我們諸大爺就住在沿江大道旁邊鈴鐺閣裏，要不然的話，我陪同諸位大爺一塊兒去也成。」胡成道：「那就不勞駕了，您先請吧，我們隨後就到。」那人一聽，後退一打橫兒道：「是，我就回去告知我們大爺，恭候諸位，我先跟您請假了。」說着一晃身，便自去了。葛天翔向胡成道：「胡大爺，您也太和氣了，他一個長工，您幹麼跟他那末講面子？」胡成一笑道：「這個：你可不知道了，別瞧這個教派裏，不拘品級，高矮上下什麼人都有。你別看方才那個主兒，那個神氣，碰巧還是這裏面的一個角兒，再者還有一節，凡是走江湖吃把式的主兒，無論走在什麼地方，遇見什麼樣兒的人，都不許自己趾高氣揚，看不起人，因為江湖道上，藏龍臥虎，越是有能耐的主兒，越是不肯露像兒

，真要是一身之上，能够帶上十八般兵器，走道自己跟自己擰眉毛瞪大眼，一口能够吞下八個，一脚能够踢倒十六個，搖頭晃腦，六百多個不服氣的主氣的樣兒，這人絕沒有真本事，您出門的日子少，可不知道這跑碼頭的故事多着呢。」胡成還要往下說，翟鐵峰道：「我先攔您清談，現在咱們已然答應了人家，咱們可就得有個準備，宴無好宴，會無好會，何況咱們這個，准知道沒有好事，這要是一點預備沒有，到時候可難免栽跟頭。」胡成道：「無論怎麼說，反正咱們就是這幾個人，咱們當時先找出一個頭目人來，翟大哥，這裏頭就是你的歲數大，這末辦你就當個頭兒吧。」翟鐵峰道：「按說我當推辭推辭，不過時候沒有了，咱們費話也不用說了，就這末辦，我權且當上一回小頭兒，衆位聽我的，少時咱們到了那裏，不拘姓什么的說出什麼不近情理的話，咱們可也不要發火，有什麼事，都聽我的，如果不是這樣，我這個頭目人就不敢當了。」大家一口同音道：「就那麼辦，聽您的。」大家收拾了一收拾，站起身來，大家齊奔鈴鐺閣。這時候天正在二更來天，街上已然路靜人稀，幾位正在前走着，猛聽旁邊有人哎聲嘆氣道：「哎！不睜眼的天哪！人生苦，莫過老來窮，我不但窮，又沒個兒子，誰能養我這後半輩，這又一病，更是連飯都混不上了，人世上我不能活了，乾脆我死，想不到這一段水，就是我葬身之處。」葛天翔一聽，頭一個就往前蹶。月黑天，看不甚清楚，只見恍恍惚惚彷彿是有個人影兒，正站起身來要往河裏進的樣兒，葛天祥可就急了，往前

一搶身，一把就把那人揪住說道：「別跳河！有什麼話慢慢的說。」那人被葛天翔一扯，當時身形兒一幌，哎喲一聲道：「你幹什麼攔我？你和我素不相識，你走你的道，我幹我的事，誰也碍不着誰，你爲什麼把我揪住？」說着惡狠狠照葛天翔手上就是一掌。葛天翔明白他這是真急了，自己只要一撒手，他依然還是跳，便不顧疼痛，爽得加勁揪住道：「老頭兒，到底你是爲了什麼？你非死不可，可以跟我先說一說，倘若我能够救你，你不是就可以不死了嗎？」那老頭子微微一聲冷笑道：「風大也不怕吹了舌頭，就憑尊駕您這個神兒像兒，也配說出救人的話兒來，還是那句話，趁早兒走開，別找麻煩。」葛天翔也笑了一笑道：「老頭兒你這話說錯了，你既頭一次和我見面，你怎麼就知道我不能救你，只當我確是救不了你，你也無防說說，救不了你，你再跳也不晚不是？」老頭子一聽，長歎了一聲道：「噫！真是人要倒了霉，喝水都是塞牙，打算投河覓井，還要遇見小人，你說這命到了什麼地方了？」說着一蹶脚道：「你可再三問我，我就跟你說說，你要幫不了我，你就趁早兒躲開我遠遠兒的。你也就不要再管我了。我的跳河，並沒有什麼大了不得，只是我有一個兒子，不幸在幾個月以前，一病死去，剩下我一個人，終日飄零，兩頓飯都沒有准地方吃，因此想起我那兒子，便起了這末一個拙見，沒想到會遇見了你，你既打算幫我，你可能够叫我兩頓飯吃得舒舒服服嗎？」葛天翔一聽，一點都不值，原來就是爲這兩頓飯，別的不敢說，要說管人家兩頓飯

，多了不成，吃個十年八年的，也供得起，遂笑了一笑道：「老頭兒，您說的這話，一點說的沒有，您打算怎麼吃吧？」老頭兒一笑道：「這末一說，你是自己願意了，這一來我可好了，我死去的兒子，合着又算活了。不過咱們話得說在前頭，我把吃飯的這點意思，可以告訴告訴你，你要能够答應，你就答應，你要答應不了，你可也別勉強，省得將來鬧得不合適，我一天得吃五頓飯，早晨天一亮，我得吃一頓，也不要什麼特別細的，不過是弄點什麼雞蛋糕羅卜絲餅，棗泥飽子，糊米粉，吃是吃不了多少，每樣兒有一點就可以成了。天到晌午，我又得吃一頓，這一頓可是比早飯硬整，菜不要多，有個三碟菜，一個湯，就可以對付，菜不要太油膩，清爽可口，能够下飯就足以。天到申時，又得吃一頓，這一頓總是偏於點心一類的爲宜，什麼松毛包子，雞肉燒麥，糯米團子，鴨油酥餅，東西不要多，樣兒要全一點兒，到了天將黑的時候，又得吃一頓，這一頓我得喝酒，必須要弄點鮮魚兒小鷄子，應時的小菜兒，吃點喝點兒，這就要等到戌時，再吃一頓點心，什麼蓮子，薏米，奶子，隨便吃一點兒，吃完了我就要睡覺了，這一天，不過就是這末五頓飯，其實這也算不了什麼，小孩兒，你想想你答應得了答應不了？你可別爲難。」葛天翔一聽，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，心說老爺子這五頓飯，乾脆說，我供給不起，可是話又拉不回來了，不由臉上一紅道：「老頭兒，可不是我說的話又不算了，我的家並不在此地，我還是從此路過，當時我可沒有法子，至遲不過半

月，我必定回來，您還留在此地，我給您留下幾個錢，您先對付着，等我回來，我必把您接走，您暫時可得在這裏避一避風。」葛天翔一句話沒說完，老頭哏的一口啞道：「你別在這裏費話，我老頭子眼看都快死了，你還打算把我開心，你這孩子真是人多大，壞多大，我可饒不了你，拉一個墊背的吧！」說着往前一撲，就奔葛天翔當胸一把抓去。葛天翔一看，急忙往後一閃，老頭兒一手抓空，雙手一揪鬍子急喊一聲道：「哎喲你可氣死我了！我活不了！小子，咱們下輩子見吧。」說完便手往下一甩，葛天翔的胳膊可就抓不住了，一手一鬆，老頭兒往後一撤步，倒退兩步，轟咚一聲，竟自跳進河裏，葛天翔心裏十分難受，別的不說，自己起初要是不理他，他就是跳河，也與自己無干，無故自己多事，過去可勸人家，勸着勸着，又管不了人家，結果眼看着這末大歲數的老頭子讓我看跳下河去，這我算是什麼英雄？那道漢子？心裏一難受，差點兒沒流出淚來。這時候旁邊看的主兒，不止是一個葛天翔，胡成早就搭話了：「這個事兒，你趁早不用難受，也不是我說一句嘴冷的話，這個老頭子他可沒死，並且這個人來路不正，有偷探咱們的意思」。胡成話沒說完，葛天翔就不願意了：「胡大爺，要說你經多識廣，我絕不敢說一句瞧不起您的話，不過要說這個老頭兒不是正經人，掉在河裏沒死，這話我可真不敢信，就憑這個老頭子，他要真有點本事，不必裝成這個樣兒，他要是沒有本事，大概他也不敢來，他既來到這裏，無論有能耐沒有能耐，他可以施展個一兩下

兒，幹麼又裝出這種神兒？一個要飯的花子，還能有多大體面，不信要讓我去充要飯的，反正我不能幹，眼睜睜一個人掉在河裏，怔說沒死，難道您瞧出他是會水的來了？即使他會水，又何必來這末一手兒，這件事大概是您瞧錯了。我總覺着怪對不過這個老頭子似的。」胡成聽了，傲然一笑道：「好，既是這末說，就算我看錯，無論怎麼說，現在老頭兒已然掉在水裏了，咱們也沒法子去救他，依我說咱們先去辦咱們正經的要緊，不要爲這個不值的事情，便把咱們要緊的事誤了。」葛天翔這時候也沒的說了，只好點頭答應吧，大家正往前走著，猛的前頭人影兒一晃道：「幾位是到鈴鐺閣來的嗎？」胡成一聽，正是方才送信的那個人的口音，便答應道：「不錯，正是來赴約會兒的，」那人道：「隨我來。」轉身便走，大家全在後面跟着，離着河沿，不到一丈地，一座高約三五丈的鐘樓，矗立在面前，那人站住脚步，過去一推門，門便開了，回頭說了一個請字，大家便都跟着走了進去，一看正中間有三間大殿，一邊兩間小屋，院子却不算小，還有幾棵大樹，在大殿正中間這間屋子，是連隔扇全都打掉，通連到底，是三間又高又大的屋子，屋子原是殿，殿裏菩薩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早已連個影兒都沒有了。這時候靠着後牆是一張大畫兒，畫的是百子鬼母，畫兒前頭擺着一張方桌，方桌上，只是些茶壺茶碗之類，在方桌上首坐着一個人，滿臉通紅，紅得就跟掛了一層油相仿。圓眼，短眉，小鼻子，翻鼻孔，漆黑頭髮，挽了一個抓髻，頂在腦門兒上，穿一件香色

多羅麻的短衫，盤着腿坐在椅子上，手裏却拿了一根碗口粗細的皮鞭，這些人進來，他就跟沒有看見一樣，一掄手裏鞭子，叭的一聲往桌子後邊抽去，大家凝神一看，這才看明白，原來在地下那裏爬着一個，披頭散髮，渾身是血，不由全都吓了一跳，仔細一看，才瞧出來正是那位作孽多端的龍從雲龍法師，只見鞭子三起一落，叭，叭血肉橫飛。天翔看着好生不忍，才要向前一邁步，胡成在後頭一把扯住，悄聲兒道：「這是障眼法兒，你看我給他戳破了。」說着左手二指和右手二指一搭，嘴裏叨念了兩句，跟着把手向那邊一搓，就聽叭的一聲跟着哎喲一聲，接着一聲狂喊道：「什麼人大胆敢闖入我鈴鐺閣，真乃大胆！」身影兒一晃，嗖的一聲，便從凳上蹿起，一伸雙手，便來抓葛天翔，胡成伸手一攔道：「慢着，我們是赴約而來，怎麼法師也叫我們看起戲法來了！現有胡成，石猛，翟鐵峰，特來拜訪。」果然那人正是精同。原來精同在辰州一帶，勢力很大，收的徒弟也很多，只是他的教門子不正，常常爲非作歹，精同不但不加禁止，而且有時還要幫着他們助紂爲虐，可是表面上，誰都知道精同是早已洗手不幹的了。這次龍法師恃強搶人，精同早有耳聞，却是沒有出頭攔擋。等到龍法師到苗家去尋仇，精同藏在後頭跟着，先見龍法師吹倒了苗通，心裏還在一喜，忽然石猛見面，破了龍法師的法，不由一驚，葛天翔要用二妙散吹龍法師，有點不高興，用法術把葛天翔定住，龍法師幹不過石猛，眼看石猛一步赶上，當時龍法師就許傷命，正在一急，一看石

猛也被人暗中用法定住，又是一驚，再聽葛天翔一說，周鶴子一道字號，自己准知道幹不過周鶴子，可就不敢露面了，帶着龍法師往回一走，越想越不是滋味兒，別的不說，自己在辰州一帶，闖這個名兒不易，如今就這末三言兩語，折了個整個兒跟頭，以後這辰州飯，就不用再吃了，另外再起碼頭，可不是容易事，左思右想，由愁生恨，又由憤恨，就想出壞主意來了，趕緊回到鈴鐺閣，寫了一個字條兒，叫一個心腹徒弟，名子叫醉山神祝立的，送到翟鐵峰那裏去，祝立回去一說，翟鐵峰一會就到。他便把龍從雲吊了起來，周身都噴了法水，然後才拿懶驢愁皮鞭子預備好了等着，翟鐵峰他們進了門，精同却依然像沒有那末一回事一樣，只作不知，便把那皮鞭子不住往龍從雲身上抽去。在別人看着，便跟真打在龍從雲身上一樣，其實有過法水噴過，打上跟沒打是一個樣。他可就忘了這種事那裏瞞得過石猛胡成，葛天翔要過去，胡成止住葛天翔，暗中把精同的法給破了，這法沒破打上不理會，法要一破，一鞭子是一鞭子，精同自己行的法，他可不知道人家已經給他破了，叭的一鞭子，實意兒候就往龍從雲身上抽去，這一鞭子又是十成勁，叭的一聲，刷的一聲，這血就下來了，龍從雲哎喲一聲，精同吓了一跳，仔細一看，這才明白已然有人破法，當時心火往上一撞，停了鞭子，回過頭來，向大家哈哈一笑道：「怎麼？你們的胆子真叫不小，居然敢來到我鈴鐺閣，對不過，我可要得罪了！」說著話，一伸手從桌上端起一個粗沙碗來，裏頭有什麼東西，可不知道，

稽同端起碗來，咕嘟就是一口，跟着右手大指摺住二指，向前一指，嚙的就是了一口。胡成早知道稽同的意思不善，一定是吃喝之間，提出什麼比試，萬也沒想到，才一見面就會來了這一手兒，借着燈光，一看稽同眼珠子都紅了，端起碗來，往裏一吸，嚙的就是了一口，往外一噴，谁知道不好，急喊一聲：「退！」才一縱身，一股紅氣，彷彿火光一樣，就奔了自己臉上噴來，聞得一股腥騷的味兒，當時覺得一陣惡心，要往上翻吐，趕緊忍住，往後一撤身，再看那些人裏頭，除去葛天翔還像沒事人一樣之外，全都仰面朝天，暈了過去。心裏這個急可就着大了，谁知道稽同法術高強，這不過是頭一下兒，就是這樣厲害，要是再來一下，恐怕比這個還須厲害，現在走既不能走，打又打不過。周鶴子現在什麼地方，也不知道，這件事絕沒有一死相拼的道理，那是自找無趣，與事無補，可是得想什麼法子，才能够把這些人救了，正在着急，不得主意只見葛天翔往前一搶身，用一隻手托着一隻胳膊就逃過去了。胡成就知道葛天翔也完了，果然葛天翔跑着離稽同已然沒有多遠，稽同突然一伸手，橫掌一推，當中還隔着一節空地，葛天翔就覺前頭有什麼東西擋住，不能前進。正要往前一衝，稽同只把手猛的往下一拘，葛天翔便哎喲一聲，身子兩幌。稽同一看葛天翔沒有倒，當時一怔，伸手又一端桌子上那隻黃沙碗，正要二次噴倒葛天翔，却聽門外有人哈哈一笑道：「賊玩藝兒，就能欺負人家孩子，咱們爺倆幹幹！」話到，人到，手到，一隻手拉開葛天翔，那隻手一立

手掌，橫着便往褚同胸口上砸去，褚同是個急勁兒，使出最後這一手兒活來，能够把人打退，自是上好，不能把來人一網打盡，沒有法子，也只好是一走，及至使出這手兒『羅剎掌』。一個是跑得快，胡成沒有躺下，這倒不足爲怪，胡成本有一身好功夫，又有那末大的名頭，看出自己這一手兒來，他跑了，原不足爲奇，惟獨那個小孩兒，看年紀並沒多大，即使他落生那天他就練起，練到現在，他也練不出什麼驚人的能耐，祇會不怕『羅剎掌』，紋絲兒沒動，實在可怪，這個孩子，八成兒是天生異稟，何不想法子把這個孩子弄去，叫他投入自己門戶，倒是不錯，心裏正在這末一想，人影兒一幌就到了。一隻手一拉葛天翔，那隻手掌一橫，平着往褚同心口上砸去，褚同不但法術有根底，手底下軟硬功夫，也很有兩下子，一看掌掛着風就到了，可就知道來人不弱，那裏還敢怠慢，急忙捨了葛天翔，挺腰一拔，嗖的一聲，身子往後一翻，一個翻提，人就筆管條直，擲出去有七八步，這才凝神往對面看，只見來的這個人，是個老頭兒，渾身襤褸，連一點氣魄都沒有，不像是個有能耐的樣兒，不由氣往上一撞道：「什麼人？這末大胆，竟敢跑到鈴鐺閣裏找事！」老頭子哈哈一笑道：「姓褚的，你瞎了一雙狗眼，你怎麼會認得我，不過像你這個樣兒的，認得我，我也沒有什麼體面，不認得我，我也沒有什麼愁蠢，乾脆跟你說，你要是懂得事的，趁早兒夾着尾巴一滾，是你便宜，你要自以爲你的火候到了，執迷不悟，我要替掌教的除掉你這敗類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你

姓褚的，你平常做惡多端，我早就有個耳聞，不過我是已然多年不和人家嘔氣，所以縱容你到現在，你別以為你是什麼大不了的得的人物！那你就錯了。話咱們是點到而已，多說了也沒意思，你的心裏要放明白一點兒，姓褚的，你到是打算怎麼樣吧？」褚同一聽，心裏犯上猶疑，要瞧老頭子這個神氣，可不像有什麼真實能耐，聽他口氣，却又不小，幹得過他，自不必說，可以留點面子，真要是幹不過他，再打算找面子，恐怕可就不易了。但是自己在辰州幾十年的功夫，從來沒聽說有這末一個人，現在怎麼突然會出來了這末一個人？說話又是這末大的口氣，闖蕩江湖數十年，真要是讓人家三言五語就給吓回去，以後什麼地方也混不開了，莫若硬碰一下子，能够碰得回去更好，碰不過去，再想法子也許不晚，心裏這末一想，當時一陣冷笑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我和你素不相識，你為什麼跑到這裏來攪我，要依我說，你趁早兒出去，我有惜老憐貧心思，也不再追問你，你要不知好歹，一味討厭，對不過，我可要叫你知道我的厲害。」說着話往後一撤步，他打算奔到裏邊，好取兵刃，沒想到老頭子手腳比他還快，微然一聲長笑，一蹙腳，人就又追到了，一伸手就把褚同去路橫住，然後才說道：「看你這個樣兒，是有點不服氣意思，好了，小子！我叫你認得我是誰？」一邊說，伸出那隻手來只一抓，就聽着屋裏當時風聲四起，彷彿牆壁都要坍塌的樣兒，跟着一灣那隻攔褚同的手，往裏一掙，褚同就覺得四外都像有人往裏推自己一樣，不由大大吓了一跳，急待掙扎，

老頭子哈哈一聲長笑道：「小子你還打算走嗎？雙手往裏一撤，並沒有摸着褚同一點兒，褚同便自身不由己，跟踉蹌蹌，一溜歪斜往老頭子身上縛來，老頭子啞的一口啞道：『你瞧你這塊賤骨頭樣兒，我瞧你就有氣，我今天非把你廢了不可，』說着話一伸手從腰裏摸出一把小摺刀來，扣簧一彈，唵的一聲，這刀長出來足够一尺，正要往褚同脖子上一揮時，猛覺黑影兒一幌，一個四四方方的東西，飛搖而至，竟把老頭子的刀路擋住。出其不意，老頭子也吓了一大跳，往回一撤刀，褚同就躲開了，趕緊撤身一摸脖子，說了一聲，『好懸！』再往那邊一看，原來用法術把棹子催出來的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心愛的徒弟龍從雲，龍從雲爬在地下，挨了一鞭子，一看屋裏來了不少位，除去那個姓周的之外，合着全到了，心裏就知道壞了，果然褚同用法術制住了幾個，胡成和葛天翔兩個沒躺下，褚同往前一奔葛天翔，這時候敵人方面又添能人，一邊救走了葛天翔，一邊要取褚同的性命，師徒如父子，龍從雲可就急了，眼看着師父就要命喪他人之手，要憑自己能力，過去也是白饒，一着急把搬運大法使出來，出其不意，把老頭子刀路一攔，還真把褚同給救下來。褚同這才知道這個老頭子並非說狂話不辦正事，真有好能耐，他可就駭怕了，用手一拉龍從雲，往後窗戶上一腿，把窗戶端開，二位竟自跑了，這裏胡成就跟做夢一樣，心神一定，趕緊走了過去，才要行禮叩謝老頭子救命這點意思，葛天翔已然狂喊起來：『您不就是那位要投河的那位老大爺嗎？您怎麼會

來到這裏了？」一句話說破，胡成也看出來了，可不是那個跳河的老頭子嗎？怎麼這末一會兒功夫就來到這裏，也想要問，老頭子哈哈一笑道：「小孩兒快快到廣平府去吧，你的師父在那裏等着你呢，從今以後，路上要少說話，閑事要少管，不然要再鬧出事來，可就沒人管你了。見了你的師父，你就說湘潭老萬給他捎好，他就會告訴你我是誰了。再見吧！」說完這句話，身子一幌，一道黑影兒，霎時便自踪跡不見。葛天翔向胡成道：「胡大爺，您瞧這事够多怪，他怎麼會知道我師父是在廣平府？」胡成道：「別提了，別提了，我先還不知道他是誰呢？原來是這位老人家。不要說你這一點事，就是再比你的事大一點兒，那也算不了什麼。」葛天翔道：「那末他老人家到底是誰呀？」胡成對葛天翔道：「現在咱們沒有功夫說那些費話，地下還躺着好幾位呢，咱們得想法子把這些位灌救過來才是。」葛天翔道：「我不知道都用什麼？」胡成道：「什麼也不用，只要有碗涼水，就可以救過來了。」說完四下一找，找着一個碗，舀了半碗涼水，過去找鐵峰峯，把他牙撬開，往裏灌了半碗涼水，就聽得鐵峰峰哎呀一聲道：「可悶死我了！」一翻身爬了起來，跟着又灌，一會兒功夫，石猛，狄守寧，鄭家燕等也全醒了過來。胡成把經過的話向大家一說，大家這才明白。翟鐵峰道：「真是想不到的事，這末一會兒功夫，已然死過去一回了。」石猛道：「真是便宜了那個萬惡的孽障。」胡成道：「別鬧，咱們現在可以商量商量，小朋友上廣平府是必去的了，咱們是誰去誰不去

？也想一想，要去的話，趕緊就走，因為方才聽說，那邊事情很急，彷彿必須等小朋友到場，不能完事的意思。」翟鐵峰道：「我是要去的。因為我到那裏還有別的事情。」胡成道：「我也得去，那裏事也就是我的事。」石猛道：「你們都去，我也跟著跑一趟。」胡成道：「這末一算，合着就沒有不去的了。那咱們可得想法子歇上一歇，明天咱們好赶路。」翟鐵峰道：「咱們也就不用回店了，咱們就在這裏對付一夜，天一亮，咱們就走，好在也沒有多大時候，天就快亮了。」大家一聽，就是吧，便在屋裏，各人找了個地兒，全都閉目養神。這裏頭就是翟鐵峰年歲大，睡得不塌實，正在極力收神，打算盹睡一會兒，猛聽院子裏彷彿有人走動的聲音，不由一驚，心說別是姓藉的不甘心，來個去而復返，這種人心狠手毒，什麼事都幹得出來，說不定就許鬧出點什麼事來，這可不能不留神，往前挪着，靠近窗戶往外一看，只見一點不錯，正有一個高瘦的人影兒，往屋子這邊湊呢。正是：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要知來者何人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試身手一火洗賊巢
逢寇仇雙環寒人膽

翟鐵峰心說，這是什麼人哪？反正不管怎麼說，絕沒有好意，這可不能不防備。爽得又往前挪一挪，可就看清了，來的不是別個，正是那送信的醉山神祝立，就是那長工打扮的人。手裏

抱着一個也不知是什麼，一步一躍，一步一躍，來到了窗根底下，輕輕往那裏一放，翟鐵峰可看清楚了，原來是一捆柴火，心說這不用說，這小子方才不定藏在什麼地方，如今以為大家全都睡了，他要放起這把火來，好把大家燒死，這個小子，想不到會這末心殘意狠，那可說不得，非把你除治了不可，眼看祝立從身上掏出火種，迎風一幌，火筒子就着了，剛要往柴火上點，翟鐵峰纏不住了，抖丹田一聲喊：「好東西！你敢放火燒人，也是你死期已至，別走了，」說着話提腰一縱，橫著一腿，便往祝立腰上踢去，在翟鐵峰想着，祝立不過是個火工道人一流，還能有多大本事，沒想到這下子可輸了眼了，一腿眼看踢上，祝立猛的往旁邊一閃，翟鐵峰這一脚就踢空了，祝立一翻腕子，不等翟鐵峰往回撤，橫着一切，正在翟鐵峰迎門骨上，翟鐵峰還是真沒有防備，這一下子砍個正着，敢情還真是橫功夫，哎呀一下子，翟鐵峰就躺下了。祝立一掌削倒了翟鐵峰，他並不逃走，却依然站在那裏，瞪眼看着屋裏，這時候屋裏這些人早就起來了，胡成一看翟鐵峰過去給人家一腿，自己倒躺下了，不由一怔，一縱身就要出去，忽然身後有人一拉自己，回頭一看，正是小孩狄守寧，悄聲兒道：「胡大爺，您歇一歇，等我過去試他一試。胡成還真不知道狄守寧有什麼功夫，便也悄聲兒道：「你行嗎？」狄守寧一笑道：「也許行得了，出去試試，不行再換人。說着一搖三擺走了出來。祝立打倒了翟鐵峰，他不想完全是出翟鐵峰本人大意，才受了他這末一下子，他便真以

爲這些人全不如他了，便心裏尋思，早知這樣，從前要是跟他們硬殺硬砍，也許不至於鬧到這個樣兒，現在只要他們出來一個，我就是一手一個，把這些人全都打倒，再去找我師父他們回來，總算把面子也全找回來了。心裏正在自己想著合適，忽然從裏頭走出一個來，他一瞧是個小孩兒，他的心裏先有三分不高興，大人不過來，怎麼叫這末一個小孩兒過來，這分明是看不起我，好，我今天一個一個把你們打發回去，讓你們還在外頭多管閒事，混充漢子。這時候狄守寧就到了，祝立用手一指道：『你這個人難道不怕死嗎？你們這裏比你能夠成氣候的，全都完了，你還能怎麼樣嗎？要依我說，你趁早兒回去，省得鬧得卸甲丟盔，不是樣兒。上天有好生之心，我不忍叫你沒見天日的孩子，就是這個樣兒回去，你趁早兒給我回去，是你的便宜。』狄守寧雖說也是小孩子，可跟葛天翔他們不同，江湖道兒上的事，他知道不少，一聽祝立說話嘴損，心說小子不用臭美，我要不叫你知道我的厲害，你也不知道馬長義個腦袋？便沉住了氣，仍然笑一笑道：『不錯，我謝謝你，可是你這話說明白了半兒，沒說明白一半兒，你不忍傷我，我自是念你一份兒好處，不過你把我的同伴你給傷了一個，那事情可不能這樣兒就算完。』祝立道：『那末你打算怎麼樣哪？』狄守寧嘆一笑道：『我想照樣揍你！』嘴裏說著，左手一幌右手就奔祝立小肚子，祝立身個兒高，狄守寧身個兒矮，一伸手就是小肚子上，祝立一看小孩嘴裏說好話，手上下絕情，究竟瞧着小孩兒，即便讓他